

聽雨樓叢談



南苑文業



高伯雨著 香港南苑書屋出版



498708



聽雨樓叢談

上海南苑書屋出版

· 南苑文叢 ·  
聽 雨 樓 叢 談  
高 玉 蓮 著

香港南苑書屋出版  
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五九號五樓C  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 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地下  
萬里書店有限公司發行  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八六號三樓

1979年10月再版 定價H.K. \$ 2.00

版權所有 · 不准翻印

## 序

隨筆的體裁是近代才有的嗎？

不是，古人的專著就很多是隨筆。有的已經組織起來，有的依然是零星片段的，有的在整篇之中還寓有散的形式。作者將平日所見所聞以及隨時所得的感想，筆記下來，無意作成文章，而文章的真意味就在此。

很遠的不必說他了，像曹丕的「典論」，蕭繹的「金樓子」，就流傳到今天的片段看來，都只是信筆寫去，將自己的經歷告訴讀者，讀者自然覺得親切有味。顏之推所著的「顏氏家訓」，看看書名好像是古板而枯燥的，可是一大部分是笑話和故事的集合體，其中反映當時社會某些階層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情況，成爲研究南北朝後期歷史的良好有用資料。

唐代古文家如韓愈、柳宗元的文集裏，最好的文章並不是「原道」、「平淮西碑」之類，還要推「張中丞傳後序」、「段太尉逸事狀」等等，因爲這些文章只是記片段

的事實，不是作論，也不是作碑。「黔之驢」更好，「畫記」也好。因為這些都只是隨筆，都只是平常的見聞和偶然的記載。題目不在乎大，只要用樸素而靈巧的筆法寫出來，即使專從文學的角度來看，也是最妙的。

唐宋人漸漸有專用隨筆的體裁著成書的，宋代這種名著更多起來，如歐陽修的「歸田錄」，沈括的「夢溪筆談」，陸游的「老學庵筆記」，洪邁的「容齋隨筆」，都為後人提供了大量的知識。於是隨筆成爲一種大衆喜愛的著作體裁。隨筆所涉及的資料大都是人物故事、風俗制度之類，這些在正式的史書上往往不易看見，而在讀史的時候又必須用作補充，於是從隨筆中發掘資料，再將資料聯貫組織起來，然後又用隨筆的形式獻給讀者，這就成爲掌故學。

掌故學的用處是什麼呢？

世間一切事物都是隨着時間而變動不停的，而已經變動了的事物，往往如雲煙之逝，要想追摹起來以供參考，就很不容易。歷史本身是不會留下紀錄的，如果不依靠具體的事物映寫下來，則所了解的歷史不能真實而正確。掌故學的作用就是把關於變動了的事物種種知識積累儲存起來，以供應各種需要——特別是歷史研究的需要。

在中國的史書中，往往只看見興亡大事的記載，或者官式的表面記錄，而當時人

們實際上是怎樣活動的，只有從其他的來源中才能體會到。這就使得從事掌故學的人要負起相當重的責任了。

我是爲了替高伯雨先生的「聽雨樓叢談」作序，却從隨筆到掌故學扯了一大篇，是不是廢話呢？

不是。爲了讓讀者對於高先生的著作感到更深切的興趣，是有介紹之必要的。我所熟悉的掌故專家以隨筆擅長的，一南一北，有兩位。高先生以外，其他一位就是久居北京的徐一士先生。當然，此外一定還有，不過他們兩位著述較多，接觸較廣，而且從事的時期較長。徐先生現在年高，不再能親自動筆，所以高先生的著作就更是一家所先觀爲快的了。

他們兩位從事掌故之學所以得到很大的成就，有兩點我們應當注意。第一、他們不是爲掌故而掌故，却是從其他方面兼收並蓄了許多的知識，然後來談掌故的。比如說，他們所談的近幾十年的掌故，實際上是幾百年前的掌故都已羅列胸中，所以談起來原原本本，不是道聽塗說。第二、他們對於資料的運用都十分謹慎。因爲資料的來源非常複雜，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一種不存在問題。前人的記載常有不經意的錯誤，鈔書刻書當然都可能有的。著書有時僅憑記憶，或者受到情感的影響，也可能有意無

意地錯。甚至自己親筆題署的字也錯，鄭重刻在碑誌上的也錯。尤其是有些人說親身見聞的事也不一定可靠，因為一方而傳述的人儘管說的是親見親聞的事，可是他只看見聽見當時發生的某一場面，而於事情的全部聯系未必了然。另一方面，這些人自己有了成見，看問題總不免有點主觀，再加上有些人爲了貪圖動人聳聽，不惜以偽亂真。這種情況就使得掌故好談而又容易談了。他們兩位却都是對於鑒別真僞一點不肯放鬆的，一字之差也必須追根究柢，不容許含糊過去。自己所說的話也總是保持一定的分寸。如果有疑問而實在無法得到正確的解答，也必有一番交代。其謹嚴負責的態度，是符合學術要求的。

我們對於這兩位的評價，不能有所軒輊，但是高先生畢竟年紀輕些，他已經吸收了徐先生的優點，再加上蓬勃充裕的精力，自然更能適應這個時代，所以對他的期望特別殷切，他的每一部新著都必定是讀者所熱烈歡迎。首先，我們喜歡他那種輕快的筆調，妙緒環生而並不是胡扯，談言微中而並不涉輕薄。真是讀之唯恐其易盡，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問世，才能滿足我們的貪慾。這種文章風格是從子書及唐宋人作品中汲取而加以變化的。

但是，在讀者把卷之餘，無不遊目騁懷，心曠神怡，作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

的勞動才能有此成果，我們除了應當知道感謝以外，還應當知道這門學問究竟對我們起些什麼重要作用，才能了解作者的真正貢獻。

貢獻是相當大的。高先生自己說過，他不多談今時今日的事，因為今時今日的事不是「掌故」。這話未必盡然。今時今日正需要與過去對比，對比恰恰不是留戀，我們不是爲了消遣而愛讀他的書，也不是僅僅爲了擴充知識而愛讀他的書，爲了作一個新時代的人，更應該讀他的書。

高先生殷勤地叫我爲這部新著作序，大概認爲我是一匹「識途老馬」，有着共同的好尚。但是我已經衰老，學問上再沒有進步了，本來所得就有限，現在更無以對知友了。却不料他自己還說：「喜談掌故，其實一無是處，年齡漸老，翻閱前作，愧汗欲死。」哪有此事？我翻閱他的「聽雨樓隨筆初集」，已經覺得字字精采，至今還不厭重讀。後更勝前，自不待言。請讀者不要聽他過分謙虛的話，讓我來真實地報道一番吧！

瞿兌之



# 目 錄

序	一
舞劍公的畫	一
張憶娘簪花圖題詠	六
聽松菴竹壺及其名畫	一六
趙子昂夫婦畫像	二〇
碩果僅存的鐵券	二四
李宗顏與靈璧石硯山	三〇
廣雅書局及其板片	三五
歐陽詢「緣果道場舍利塔記」	三八

朝鮮的「神行禪師碑」	四
「四家藏墨圖錄」記略	五
諸葛亮和關羽的爵號	六
王昭君及其遺藏	九
紹興東湖與陶澐宣	六
麟慶的半畝園	八二
虞和居詩話	八八
「喪門九客歌」考	九
琉璃廠書鋪參案	一〇七
癸卯經濟特科	一二六
小說中的詩人李士羣	一三三
「孽海花」所記的官場舊事	一四一

李涵秋和他的小說·····	一四七
小說家畢倚虹·····	一五三
記憶中的徐凌霄·····	一六六
後記·····	一七二

## 薛劍公的畫

明末遺民薛始亨不以畫名，但他的遺作如「獨石圖」及爲獨漉子所作蘭竹十二幅，已成爲廣東珍貴的文物。從繪畫藝術上說，薛始亨的畫造詣不算高，後人因爲他是個不肯臣服滿清的遺老，所以就把他手澤珍重起來。

薛始亨是廣東順德人，字剛生，號劍公，又號劍道人。據說他在五歲時尙未入學讀書，已經識字了。到十三歲，通五經，補弟子生員，在名公鉅卿間有大名。他的父親死時，他才十四歲，於是致力於詩古文詞。明思宗殉國後，天下大亂，二年後是爲丙戌年（公元一六四六年），廣東也受到滿清的爪牙漢奸進攻，他避居廣州。到兵事平息後才回故鄉，閉門讀書。在此後二十年間，他潛心研究學問，從醫卜星算，甚至對青鳥之術都肯下苦功學習，晚年喜歡佛學，在宗寶和尚座下受記。他的外號叫劍道人，據說有個「異人」將一口寶劍贈給他，又將劍經傳授，所以有此號。朱竹垞到廣州時，深慕劍公之名，他也久聞朱名，遂出山相見一月。以後再請他出山，他不肯

了。死時年七十。遺著有「蒹葭館十一草」文集，「南枝堂」詩集。

薛劍公寫給陳恭尹的十二幅蘭竹，一度爲番禺汪兆鏞所藏，後來歸馬氏媚秋堂，現在不知又歸誰人所有（聞馬氏後來又以之贈一顯者）。汪氏題此冊云：

順德薛劍公始亨，明諸生，少從陳邦彥學，獨澆殿事之。著南枝堂詩一卷，蒹葭館文一卷。明亡，遜跡西樵羅浮，蓄一古劍，因自號劍道人。……不以畫名，余偶得其畫冊十二葉，第一葉石，第二葉蘭石，第三葉拳石雜卉，第四葉蘭，第五葉竹，第六葉石，第七葉蘭，第八葉竹石，第九葉靈芝，第十葉叢石蘭竹，第十一葉枯竹雪石，第十二葉雙鉤蘭。首葉自題行書「劍道人爲獨漉子作計十二幅」，凡十二字。每葉有「始亨」朱文方印，或「劍公」朱文長方印。皆著墨不多，高秀奇逸。冊首橫列行書「幽貞」二字，下款「甘蔗生今釋」，鈐朱文「澹歸」方印。冊尾獨漉隸書跋云：「右劍道人畫冊寄到日，適澹公過予，披視之，石竹芝蘭，宛如對眞風介節，公欣然弁其首，余謹識其後，亟付裝潢，用垂不朽。」下署「恭尹」二字，「小」作「心」，鈐「元孝」朱文小印。三賢手蹟如新，洵希世之寶，其鄉人某堅欲乞還，遂付之以爲粉榆雅譚。歸安朱古謀侍郎見此冊，爲題減字木蘭花，詞云：「人間何世，老去丹青餘涕淚。肝肺槎枒，不寫諸天稱意

花。 孤芳直節，長恨補天身手拙。坐撫吳鉤，高館何時訪薊纈。「真高唱也。余續得劍公寫贈屈介子獨石一幀，蓋有感於明末棄獨石口而作，余爲作長歌紀之。（見汪氏所著「樓窗雜記」。）

我未見過這冊畫，只見影印本，朱古謀所題減字木蘭花，署款是「武仲二兄屬題薛劍公畫。孝臧」十二字。汪氏文中沒有提及，大概是此畫歸馬氏後才請朱氏題的。原藏汪氏時，並未請名人題過隻字。林宰平（志鈞，福建人，一九六〇年死於北京，享年八十多歲）題詩云：

劍公筆如劍，入畫彌可喜，石氣清勝人，蘭葉勁刺紙。羅浮何幽幽，避世詎得已。傷哉家國懷，惘惘乃逾紀。澹歸與獨漉，孤往得三子，盡收一卷中，是足以豪矣，眼中媚秋堂，相過路萬里。（款署「武仲先生屬題，戊辰九月林志鈞。」）

戊辰是一九二八年，是年三月，黃晦聞（節）在廣東，也爲馬氏題一詩云：

閒來竹石寫幽襟，不獨工詩意可尋。投分自然孤孽好；去藏何止往回深。寄題北信經三載；客倦南歸始一吟，欲過龍山懷二老，春江羣盜阻鄉心。（款題：戊辰

三月，過武仲二兄媚秋堂，獲觀邑賢薛劍公爲陳獨漉作竹石芝蘭畫冊，敬題一律。  
黃節並記。）

黃晦聞題這首詩不久後即任廣東省教育廳長，大約做了一年便卸職，重到北京大學教書，從此沒有再回故鄉，一九三五年死在北京了。如皋冒鶴亭（廣生），也題有減字木蘭花一闋，今錄左：

河東老鳳，歲晚南枝誰與共（南枝堂，剛公集名），畫出荒寒，曾惹遺黎忍淚看。平生惻惻，磨劍無靈磨到墨，墨有乾時，心事千年聖得知！（款題：武仲二兄出示薛剛生先生畫冊，敬題小詞。如皋冒廣生。）

薛劍公的遺著兩集，汪兆鏞有鈔本，這兩部書幸未爲清廷列入禁書之內，也未有被部分抽毀。汪兆鏞的筆記中說他還藏有薛劍公畫的「獨石圖」，這幅畫也值得一說的。此圖現已不屬汪家，而爲友人何君曼菴靈璧山房所藏之物了。圖是立軸，一九五九年八月曾在香港廣東歷代名家畫展中陳列過，有不少香港人享到眼福。薛劍公在畫左上角題字云：

予少好觀關塞之書，感慨關乎棄置之事，每夢未嘗忘獨石。然予所寫者石也，所深念者關也，人生豈可以筆墨自了生平，偶然爲介子道兄戲寫此而復識之。始

享。

此畫是民國初年汪兆鏞在廣州市上一家骨董店買到的，代價白銀六十圓，買來時，「介子」之款是添補的，畫是真筆，上款則非出劍公之手，大概在清朝文網嚴密之時，收藏者怕上款的名字有礙禁忌，將它挖去，因此沒有上款者若干年。後來長壽路一家骨董店的主人李某（其名有一雲字，其父李衡石，能僞作字畫，亦能寫畫，其子亦得其學）加個「介子」兩字的上款。此事汪氏的公子曾對我說過多次。現在拿這幅畫背光一照，便看出挖補之跡了。

何君又藏有薛劍公的都梁琴一具，與「獨石圖」爲雙絕，同是有關鄉邦的重要文物。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

## 張憶娘簪花圖題詠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香港舉行的溥心畬畫展，看見有一幅執扇，用墨筆寫一個古妝美女，高髻博袖，斜立簪花，為全場最佳之作。溥先生的作品，無一不有畫稿，不論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鳥獸、翎毛，都是臨摹古人之作，自運機杼者我從未見過。這幅執扇美人，初時以為簡簡單單一個人物，必是溥君創造的作品，後來記起，這個美人的形態容貌，很像楊子鶴所寫的張憶娘。溥君大概是臨楊氏原作的吧。（我不敢說一定是，因為事隔二十多年了。）

張憶娘是清康熙中葉蘇州的名妓。我見楊晉寫的張憶娘簪花圖是在一九三五年某星期日，地點是北京東城士禮胡同陳伏廬先生家中。伏廬老人每星期日必有雅集。那天到會的人有邵伯綱、馬夷初、俞階青、王羽儀等人。王羽儀不知爲了什麼忽然抨擊溥心畬，伏廬老人一向是不喜歡溥心畬的作品的，說他的畫沒有氣韻。見仁見智，這也不必細論。正在此時，有人拿楊晉寫的「張憶娘簪花圖」來，似乎是想找邵章、馬叙